

他也许真的创造了纪录

刘建民

一岁将尽,又至盘点时。

在文学界,动静大一些的盘点梳理,莫过于各类年度排行榜的陆续揭晓及大大小小的文学奖的水落石出。

说到榜,有2020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选刊”“第五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至于文学奖,丁玲文学奖给了叶兆言、葛水平、范小青、张承志、彭程、阿来等。

以对近两年短篇小说进行集中检阅的第五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则将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授予了冯骥才和迟子建。众奖中,我更乐见《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因曾关注工业题材创作而留意许久的作家肖克凡以《继续操练》获中篇小说奖,刘庆邦因《叶落桃园》获短篇小说奖,尽管获奖对他们,特别是对刘庆邦,如今可道是寻常。

刘庆邦比肖克凡年长两岁,在文坛起步也更早,两人的文学创作都是从工业题材入

手,写自己最熟悉、生命体验最深切的东西。1972年,矿工刘庆邦为了吸引女朋友,以床为案,在煤矿单身宿舍写下人生第一篇小说,六年以后的1978年小说才得以正式发表。

上世纪80年代起,《黑砂》《机器》《生铁开花》陆续问世,肖克凡以“直接的生活积累”创作了一系列工业题材的小说,声名日隆。

这两位作家都在企业工作过,后来都成为专业作家,各自的文学视线都聚焦于普通百姓,但二人创作之路又各有不同。

肖克凡在工厂曾工作数年,工厂生活是他文学素材积累的第一桶金,“小说《黑砂》以及20多万字的‘黑砂系列’小说,都是当年我在工厂做翻砂工的生活积累。”肖克凡说。

然而,企业生活的积累并未成为肖克凡创作的不尽源泉,在工业题材开掘上,他遭遇了瓶颈。庆幸的是肖克凡没有就此搁笔,而是另辟新径,天津地域文化成为他的新的创作资源,于是有了《赌者》《天津大雪》《天津大码头》等一系列“津味小说”。

刘庆邦的目光则从未离开过矿山与乡

土。“我当过农民,在矿井里挖过煤,在感情上与普通劳动人民更亲近一些。”在河南的一座煤矿工作生活了9年,在井下打过巷道,挖过煤,开过运输机,并在煤矿娶妻子生子,对煤矿生活比较熟悉,所以刘庆邦一直在写矿工生活的作品。在他这里,“瓶颈”俩字不存在。

有人说刘庆邦“其作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

即便是煤矿题材书写,刘庆邦也有他人难望其项背之处。据说他极其熟悉乡村和煤矿生活,就像每年都要回故乡一样,每年他都要到矿山住些日子,全国大大小小的煤矿几乎都曾出现过他的身影。在刘庆邦眼里,煤矿也是文学富矿。近50年来,他一直在这口矿井里开掘,“越开越远,越掘越深。据说煤埋藏得越深,杂质就越少,煤质就越纯粹,发热量和光明度就越高。”

刘庆邦写得多,也写得好。创作的300多部短篇小说,篇篇刊出,没有一篇废稿,业内高人赠其“短篇王”,不过刘庆邦对这顶桂冠有些耿耿于怀,想摘掉它。因为其长篇小说的傲人业绩远非一般作家可比。

描述上世纪70年代十几位矿山女工的《女工绘》,于今年9月出版,写出了个人的酸甜苦辣咸,也勾勒出时代印痕,其素材在刘庆邦的心里放了几十年。是继《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之后,刘庆邦第四部描绘中国煤矿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刘庆邦曾经说:“一般说来,作家会用所谓‘三部曲’来概括和结束某种题材小说的写作,而我没有停止对煤矿题材小说的写作。我粗算了一下,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左拉、劳伦斯、戈尔巴托夫等在内的作家所写的矿工生活的小说加起来,都不如我一个人写的矿工生活的作品多。”

不说戈尔巴托夫,仅仅左拉和劳伦斯,就让人肃然,也足见刘庆邦的不凡抱负了,他也许真的创造了一个纪录。



果篮 卡拉瓦乔 1596

玛咖 供图

冰天雪地挖草炭土

邵维信 高翔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八五二农场一分场一队当农工,在“小雪”节气大地封冻以后,连队就组织人机力量开挖草炭土。草炭土是草地下年复一年积存的腐烂植物,厚厚的有一米深左右,有的深达2米以上,这些草炭土层层呈淡黄色,化冻时变成细团粉末状。开挖这种草炭土是用来改良瘠薄耕地,是那个年代冬春季节农业连队的一项主要任务。

在连队区东部的山林边缘地带,是一片南北狭长的草洼地,夏天存水冬季结冰,要在这片地挖草炭土必须先揭掉草洼地上面的冰盖。

11月下旬开始,连队集中农工一、二、三排和机务排100多人,首先在这片草洼地上展开挖草炭的会战。大家挥锹舞铲还有镐头清除表面的冰雪,而后,拖拉机带着安装的推土铲就地推刮冰雪草皮子,大家把这种作业叫作“剃头发”,遇有地面上毛草较厚较多的地带就放火烧荒。

“剃头发”过后就开挖。工地上的小广播和黑板报,每天公布各班排工作进度,那时我在工地参加劳动,连队又安排我当广播员、通讯报道员,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挖出的草炭要运往田间,用草炭土掺混大牲畜粪便制混合肥。

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连队又安排一个农工班打夜班往畜牧区运草炭土,为了报道工作进度和好人好事,我也参加了夜班的运草炭土。吃完晚饭连队开完职工大会后,班长冯怀玉带着十几个农工跳上拖拉机大拖斗,开到堆积的草炭土堆旁后,农工们跳下车借着月光装草炭土。时值“大雪”,天寒地冻,大家穿棉衣戴棉帽棉手套往车上装草炭土,黑灯瞎火再加上西北风,不一会装车的人就被弄得满身满脸草炭土灰尘以及雪面子,但由于天冷站不住脚,就算是平时爱偷懒的小伙子也无可奈何,只能快些干活不受冻。

大家齐心协力干了不到半个小时,满满的一拖斗草炭土装好了。“开车吧师傅。”冯班长一声招呼,铁牛车打亮灯光开往畜牧区。300多米长的路几分钟就开到,因为天冷路滑车斗又满,不敢坐车的人只好步行跟上铁牛。到了畜牧区急忙卸草炭,卸完又回返装车。周而复始接连几次装车卸车,多数人受不住了,有青年职工就喊道:“老冯,快累死我了,歇会吧。”“你年轻力壮歇什么歇,我都40多岁了还没喊累把你快干吧。”显然“叫累”没有什么效果。

到了午夜吃夜班饭时,趁着吃饭机会,冯班长向大家说明今天晚上为什么抢抓时间运草炭土。他说:“今天晚上短距离运草炭土我们连在全分场是独一份,连队领导要求我们多拉快跑干一个夜班,搞出定额给下一个夜班做样子,过几天分场要在我们连开现场会,总结推广草炭土掺混大牲畜粪便造肥的先进经验,所以辛苦大家了。”“嘿!冯班长你怎么不早说啊,我们还以为你发神经呢。”

东方发白,老冯这个班一夜运了十三车草炭土超额完成任务。到了第二天连队工地的小广播、黑板报,同时表扬老冯班夜班运草炭土多拉快跑的事,有效地鼓舞大家昼夜奋战开挖草炭土的干劲。

难忘的卖猪往事

黄廷付

小时候,我家里每年都养一头猪。父亲早已算好了时间,农历三月份从集市上买回猪崽,快过年的时候,刚好可以卖掉,赶上丰收年还能卖个好价钱。

那时候村里养猪的人家不多,许多人家都养母牛,母牛可以耕地,还能下崽,养不起牛的人家,才养一头猪。那时候村里没有兽医,记得二奶奶家的老母鸡死了,二奶奶大哭一场,她就指望卖鸡蛋的钱称盐灌油的,幸亏二爷了解二奶奶,“老婆婆,你要是气坏了身体,咱还得花钱买药啊!”二奶奶盘算了好久,才转过弯来。

童年的冬天特别冷,记得我八岁那年下了一场大雪,路上的积雪没过了我的膝盖。那天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发现父亲不在家,母亲一个人伤心地抹着眼泪,她难过地对我说:“咱家的猪昨晚冻死了。”我赶紧跑到厢房,猪安静地躺在那里,猪圈里还透着阵阵寒意。我前两天还听父亲对母亲说,“今年猪长得肥,应该有300斤了,等过几天就拉去食品站卖了,咱就可以买辆自行车,还能给孩子们添一件新衣裳。”我看见娘笑了,我也偷偷地笑着。

我正在猪圈门口发呆的时候,父亲回来了,身后跟着几个叔叔,他们没有说话,把猪绑好,抬起来就往外走,我跟在他们后面跑着。

原来,他们早已在村口的路边上挖了个坑,把生产队里那口大锅支上,二爷在那里帮忙烧火,父亲和叔叔们看到水烧开了,就把猪放进锅里,因为猪太太,他们费力地给猪翻着身。队长叔也来了,他对着父亲说:“二哥,等猪肉搞好,你找两个大筐挑着,我带你挨家挨户去卖,反正快过年了,肉总是要买的,我们便宜一点就是了。”父亲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快到晚上的时候,父亲挑着没卖完的肉回来了,我赶紧问:“爸,咋没卖完啊?卖不掉了吗?”我当时还想着买新衣裳的事。父亲笑了笑,“这些猪肉不卖了,我们留着自己吃,过一个肥年不好吗?省得你们一个个像馋猫一样。”

父亲一边把钱递给母亲,一边说:“等下你去多炒点菜,我去喊队长他们几个来喝酒。”母亲数了数说:“咋卖这么多钱呢?比卖猪的钱还多呢!”

“这得感谢村里的老少爷们,他们说养猪不容易,还是按集上的价钱,谁家能不遇到点困难!”

母亲笑着,眼里闪出晶莹的光。



全框中番茄时,赶快按下快门就行,你肯定能拍好的!”女儿轻揉我的胳膊央求道,无奈,我又举起了相机:“唉,要是有第三只手就好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家摄影师后面都带着好几个助手呢!”“我妈多棒!一个人抵几个助手!”女儿打趣道。“别忽悠,你妈不吃这一套!”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再次举起了相机,按照女儿教的方法步骤操作。果不其然,

一张以青青麦田为背景、纤纤玉手托洗番茄,水滴滴落番茄溅起的雾气,朦胧中带着清新,似静似动的谷雨写生图,竟然被我拍得惟妙惟肖,欣喜之余,更是漫入麦田深处,沉醉不知归路。

此后,隔三岔五,女儿便邀我去拍照。或人物,或风景,为女儿当助手的日子,我渐

渐也学会了一些拍摄技巧,一组组风景和人物被装进镜头中:花丛里的精灵有蝴蝶翻飞;麦田里的守望有对丰收的憧憬;收获中有耄耋老人弯成镰刀对土地的深情。有时,我欣赏着一张张美图,忍不住哈哈大笑,女儿在旁边说:“看看,我这张拍得多好,你这脸上的皱纹浅了许多呢,你以后多出去看看风景,换换心情,我就有一个又年轻又精神的老妈啦!”我忽然间明白,女儿想尽办法哄我陪她拍主题照,并非她真的需要助手,而是担心我久坐成病,更不愿意我错过一季又一季风景,她把心中对我满满的爱都投影成了照片中的风景!

不知何时,女儿将我的电脑桌面换成了那张“麦田·番茄”图片,图片上还有女儿写的一句话:“和你一起,拍春夏秋冬,等待蝉鸣在田边吹过眼睫毛。”我也想对她说:“亲爱的女儿,放心吧,你在家的日子,我愿意永远是你的‘摄影助理’;当你背起行囊远行时,这些照片会让我想起那无数个母女共同捕捉风景的美丽瞬间。

说点养生保健品的事

生代,会对养生进食法门钟情有加。

早些时候,就看到有消息说:90后成保健品主力,有人月花2000元钱啥的。对此,我以为是谋求吸引眼球,想着即使真有,那也只是例外的“一小撮”,原因是在我的视域里,美容、化妆的常见,吃保健品养身健体的年轻人以前还真没遇到过。结果是,我的主观推测被年轻的保健品推介人斥之为孤陋寡闻。

保健品究竟有没有用?不好轻易判断。

现在吃哪儿补哪儿不大受待见了,但缺啥补啥,比如补钙,还是很受欢迎的,有谱吗?不仅如此,不少有“现代科学”帽子的学问,更是盛行。

比如有现代科学背景的褪黑色素,我就真信过。国产的吃了,不管用,改美国原产的药丸九,然后反喷没一中文全名是法国字的水果味雾剂,末了俺的失眠问题依旧。

想着可能只是对我无效,没敢说其不灵。还有氨基软骨素,都说是能修复关节软组织损伤。

有前车之鉴,这回相信之前先辛苦了一下自己:查询相关信息再学习专家研究及实验数据。哈,这东西治疗的念想必须根除,就算是在不高的有效率样本中,最好的结果也仅是或能保护关节软组织,逆转纯属妄想。

其实能有保护作用,就非常不错了,有些看似有道理的手段显然就没那么科学。比如补钙,也就是缺啥补啥的代表性标签,一直就鼓动着庞大的群体竟食含钙高的食物,很多人干脆直接吞服钙片。可据我所知,如今生活好了,就日常摄入来说,含钙量高的食材完全不缺,“缺钙”是身体对钙的吸收有问题,养生需要想辙的是怎么吸收钙,而非吞咽钙——即便是活性钙。

至于传统的养生科学——应该说是经验,有用没用的窃以为更需要谨慎,诸如燕窝、海参以及虫草、枸杞之类,是不是“安慰剂”功效更多一些呢?而且要真能起到安慰之用,还是可以吃一些的,比如典型案例北京的“打鸡血”——尽管追问过很多人起因但一直没有答案,就曾“安慰”得很多人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当然,不能因为“打鸡血”这种孤立事件,就否定流传已久的养身经验。换一个角度看,就饮食养生保健而言,没人能和皇上比肩,对吧?御医最棒,宫里食材最优,可想到皇上平均寿命统计下来不过30多岁,我的犹豫不算太过吧?对吃,或者“躺着健身”

这样的理念,还是慎重为好。

再说了,个体对各种(微量)元素的吸收是不同的,草原绿洲人民能从肉、奶中摄取维生素,种地的群类就几乎没有这种特长。所以,还是走运动强健肌体一脉比较好,尤其是年轻人,与其一个月花费2000吃保健品,不如一年来一张高级的健身卡。

诚然,健康的吃同样重要,但一定不是对保健品的选择,而是,也只能是基于日常食物的健康选择,是适度饮食之下健康习惯的养成。

絮叨了这么些个人观点,列位如若不喜欢,拍砖当然没问题。可是,我仍然要劝劝热爱保健品的人,不妨多观察一下现实中的寿星,特别是那些背负“长寿”乡、县之名的偏远山麓、河谷,老叟们对“保健品”,对补锌补钙所知几何啊?而城里人还记得人见人吃的深海鱼油(卵磷脂)吗?还有几个人在坚持这种“爱好”呢?

俗话说,病笃才乱投医,年轻人身体基础好,又身处现代科学环境中,何以笃信保健品就一定有普遍功效呢?这种境况是不是有点让人尴尬啊?!

陋室观复

欧阳

关于吃什么养生、保健的说法,我向来不太在意,电视里、网络上那些流行的,诸如缺什么补什么的饮食布道,总觉得内里科学的证据有限,想象的成分居多。

然而,时下的情形还是让我有些意外。

之前以为可能对中老年更有影响力的此类节目,居然在年轻人群体中也招揽到不少信众。

近日就遇到一年轻人,听闻我严重的亚健康状态后,建议我补这个吃那个……

坦率地说,养生学说我闻道有年,可翻读过《本草纲目》的俺,自打倾向实证科学及其数据之后,早已不再认真对待,想不到一路现代知识教化,寒窗若干年才成博士的新

